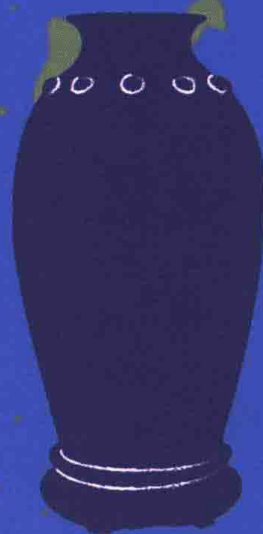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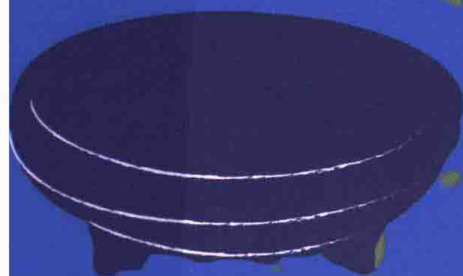


海外陶瓷研究名家译丛

中国、朝鲜和日本的陶瓷

[英] R.L. 霍布森
[美] E.S. 莫尔斯 著
[美] R.S. 威廉斯

卢军羽 王亚莉 译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海外陶瓷研究名家译丛

中国、朝鲜和日本的陶瓷

海外陶瓷研究名家译丛

中国、朝鲜和日本的陶瓷

[英] R.L. 霍布森
[美] E.S. 莫尔斯 著
[美] R.S. 威廉斯

卢军羽 王亚莉 译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朝鲜和日本的陶瓷/(英)R. L. 霍布森,(美)
E. S. 莫尔斯,(美)R. S. 威廉斯著;卢军羽,王亚莉译. --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21. 11(2022.3重印)
(海外陶瓷研究名家译丛)
ISBN 978-7-5762-2130-5

I. ①中… II. ①R… ②E… ③R… ④卢…
⑤王… III. ①陶瓷艺术—对比研究—中国、朝鲜、日
本 IV. ①J5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201783 号

中国、朝鲜和日本的陶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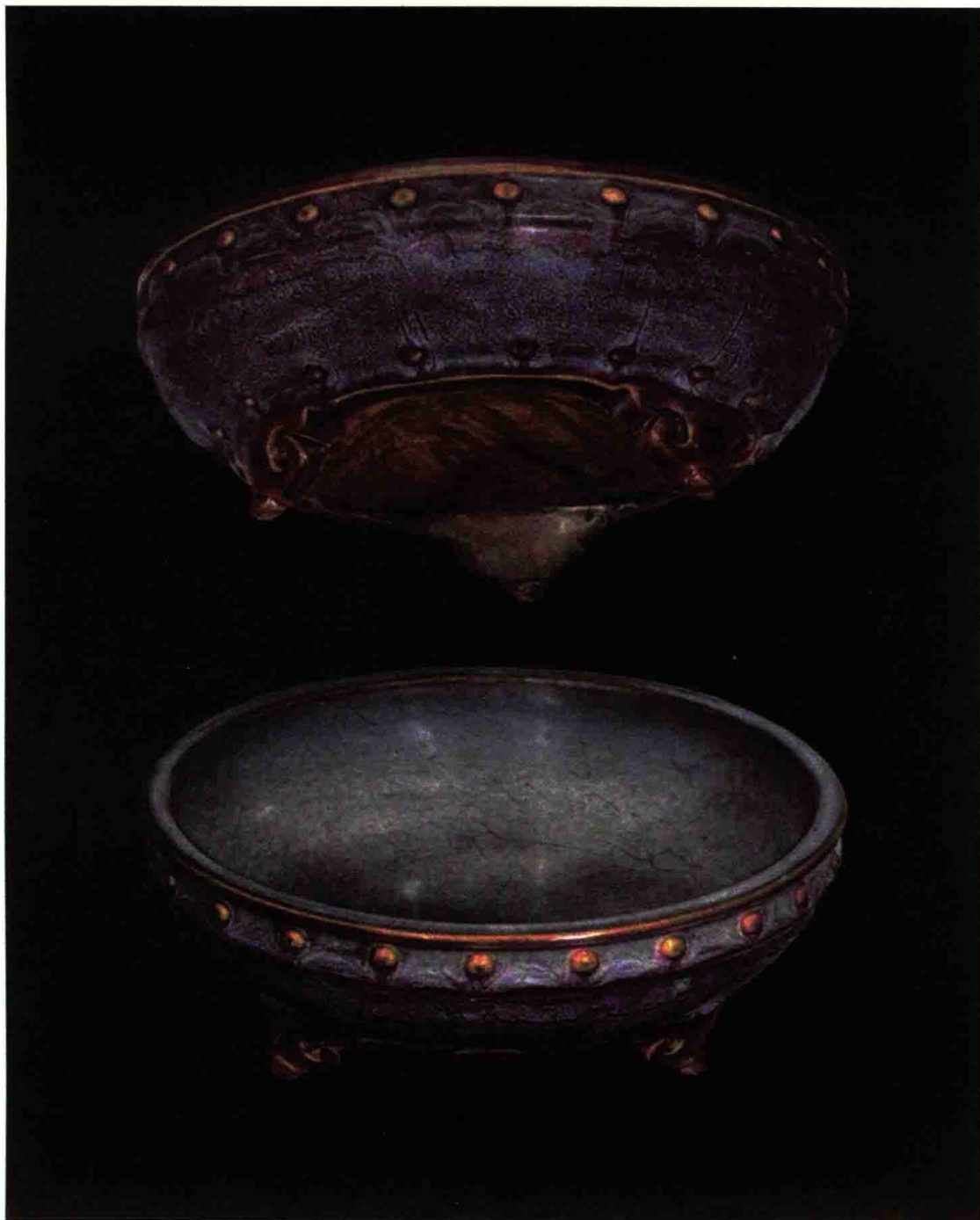
ZHONGGUO CHAOXIAN HE RIBEN DE TAOCI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总编室电话	(0791)88504319
销售电话	(0791)88522516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天津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8.5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21 年 11 月第 1 版 2022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762-2130-5
定 价	68.0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21-135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0791-88513257)退换



No. 287

中国、朝鲜和日本的陶瓷

——精选展品目录描述

中国和朝鲜陶瓷展品由大英博物馆 R. L. 霍布森甄选

日本陶瓷展品由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E. S. 莫尔斯甄选

附有一篇由 R. S. 威廉斯基于第一手资料撰写的中国早期陶瓷论纲

所有展品于 1914 年 3 月 2 日至 21 日由日本协会资助在纽约第五大街 556 号

曼哈顿诺德勒画廊展出,配有彩色和铜板图例

纽约

日本协会

1914

版权归日本协会所有,1914

陶瓷展品委员会

S. T. 彼得斯

C. L. 弗里尔

D. J. R. 牛久保

M. 米亚

A. 蒂森

H. 曼斯菲尔德

L. 拉塞尔

E. C. 沃登



译者前言

《中国、朝鲜和日本的陶瓷》是日本协会于1914年3月2日至21日在纽约曼哈顿诺德勒画廊举办的陶瓷展品目录,其中,中国和朝鲜陶瓷展品由大英博物馆 R. L. 霍布森甄选,日本陶瓷展品由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E. S. 莫尔斯甄选,在展品目录之前附有一篇由 R. S. 威廉斯基于第一手资料撰写的中国早期陶瓷论纲。本书图文并茂,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为了便于译文读者理解,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添加了大量的脚注,对部分编排体例进行了调整,现简要说明如下:

一、脚注主要包含以下几类信息:

1. 原书中提到的部分中外学者的生平概要,如李龙眠、贝托尔德·劳费尔等。

2. 地名、机构名等的变迁说明,如唐山交通大学现为西南交通大学等。

3. 原书信息的勘误或勘误说明,如原书云“《留青日札》说官窑:‘这些薄如纸般的瓷器与汝瓷很像,并且具有相同的价值。’”,而实际上《留青日札》中的原话是“文色上白而薄如纸者,亚于汝,其价亦然”,意即“官窑瓷器,薄胎如纸、开片白色,质量比汝窑差,价格也比汝窑低”。可见,文中英文对原文的理解有误。

4. 对极少数无法查证的专有名词,引注英文原文供读者参照,如“野乐”



原书英文为 *Yeiraku* 等。

二、原书引用了大量中国古籍，翻译时遵循以下原则：

1. 原文对中国古籍直接引用的，译文直接套用古籍原文。
2. 原文对中国古籍间接引用的，译文遵照英文直译，并在脚注中引出古籍原文。
3. 原文对中国古籍理解有误的，在不影响上下文连贯前提下译文直接套用古籍原文并在脚注中作勘误说明，否则译文遵照英文直译，并在脚注中引出古籍原文和作勘误说明。

三、将原书的图版目录和中文词汇表按照现代编辑规范调整为附录。

2021年8月



原书序言

在协会决定举办宋代陶瓷展之际,应日本协会^①陶瓷展品委员会之约,亚洲研究院开始在中国和朝鲜征集展品信息,并委托在北京的 R. S. 威廉斯女士在对中外陶瓷调研的基础上撰写一篇报告^②。这样做的目的是,收集到比迄今为止已出版文献所包含更多的、有关该主题的第一手资料,从无关材料中发现事实,在研究的基础上发掘更多的信息,并且将这些信息以一种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来。通过查阅中国著作、文集,考察窑址,观察陶瓷碎片,对中外相关著作加以比较,我们或许做到了去伪存真:证实了现存中外著作中有关宋代陶瓷的正确论断,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不实表述。这一点可以从书中的《宋代陶瓷器物论纲》中清楚地看到。

在此过程中,我们尊重中国鉴赏家和考古学家的真实艺术品位和艺术直觉,权衡中外文献证据的可信度,也考虑到了亚洲权威人士科学知识的不足。

亚洲研究院

1913年12月29日

^① 日本协会(Japan Society)1907年5月19日在美国纽约成立,致力于推进日本与纽约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艺术、文化、贸易和社会交流。——译者注

^② 即第一章《宋代陶瓷器物论纲》。——译者注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宋代陶瓷器物论纲(R. S. 威廉斯) /1

第一节 引言 /1

第二节 宋代陶瓷器物 /1

第三节 宋代名窑 /3

第四节 其他宋窑 /26

第五节 元代陶瓷器物 /28

第二章 中国和朝鲜陶瓷展品 /30

第一节 展品说明(R. L. 霍布森) /30

第二节 中国展品目录 /32

第三节 朝鲜展品目录 /80

第三章 日本展品 /95

第一节 展品说明(E. S. 莫尔斯) /95

第二节 日本展品目录 /96

附录一 中文词汇表 /117

附录二 图版目录 /120

第一章 宋代陶瓷器物论纲

(R. S. 威廉斯)

第一节 引言

首先,作者想说,就这一宏大的研究主题而言,本书写作时间略显仓促,而且当时正值中国的“二次革命”,情势对科学研究有些不利。尽管如此,本书依旧发掘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也许人们将来会从中获得新的发现。

我想衷心感谢我的许多朋友,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他们既向我提供了藏品,又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需要感谢的人太多,在此无法一一列举;但特别要提到的是贝子溥伦、唐绍仪阁下、盛宣怀阁下、(赵)清宽、北京的宫保^①、唐山交通大学^②的赵仕北博士、香港的陈席儒先生和北京的关冕均先生,这些人不辞辛苦的礼遇和善意,以及他们对祖国古代艺术的浓厚兴趣,为中国古代文物研究的未来带来了希望。

还要衷心感谢莫里森博士允许我们免费使用他的个人图书馆,我们相信,该图书馆几乎包含了所有已出版的有关中国陶器主题的英法书籍和图册。

本书参考的中国著作有《历代名瓷图谱》(原著和卜士礼博士的译本)、《陶录》(原著和儒莲的法语译本)、《陶说》和《格古要论》。本文引用的其他中国著作在上面提到的那些作品中皆有引述。

写作过程中我还咨询了赫斯、卜士礼、布林克利、希皮斯利和霍布森等英国作者。

第二节 宋代陶瓷器物

宋朝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庙号太祖。他最伟大的成就就是结束了五代时期混乱的局面,先后灭掉多个割据政权,建立了宋朝王权。赵匡胤离世后,他的弟弟继位,灭掉最后一个割据政权,至此实现了南北方主要地区的统一。但宋朝并非一直处于风平浪

① 太子太保、少保的通称。——译者注

② 现西南交通大学。——译者注



静中,受到东北契丹迭刺部及西北宋朝的一名叛将建立的西夏屡次侵扰。宋朝在与他们的交战中,一步步妥协、撤军,还与敌人签订了一系列耻辱条约,最终于1126年至1127年间,兵败退至长江以南,北宋落入契丹迭刺部的手中。退至南方后,虽然还继续受到北方敌人的侵扰,但是因为长江作为屏障,南宋统治得以延续到1278年。

然而,我们对其军事的变化并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如何成为中国哲学、艺术和文学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诞生了伟大的史学家司马光和社会改革家王安石。虽然王安石亲自见证了自己的变法被推翻、破坏,但他变法的精神却一直激励着后人。还有朱熹,自从他那时开始,人们就一直将其经典著作视为正统学说。还有富有灵感的诗人、政治家、哲学家苏东坡,画家李龙眠^①以及很多我们未能提及的著名人物。可以说,在整个宋朝时期,每一位帝王为了王朝的荣光都重视文化,使得宋朝呈现出一派文化繁荣景象。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陶工的地位从工匠上升到艺术家,我们将主要讨论这一成就。

宋朝以前的陶瓷

要想了解汉代的陶器,可以参看贝托尔德·劳费尔^②写的《汉朝的中国陶器》。1901到1904年间,劳费尔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书中描述的器物,基本都收藏于陕西西安府,都是从汉墓中出土的,属于陶器,釉色是当时最为流行的青色。

自劳费尔的著作出版以后,人们又在河南洛阳铁路沿线发掘出了更多的器物。这些器物在北京随处可见,由于需求量大,以致逼真的仿制品也层出不穷。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收集这些器物都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这些器物很值得学者们重视,需要一本书来介绍它们。当地的鉴赏家认为,河南出土的大量陶瓷器物,其年代大多都在汉代晚期到宋元年间,一般可以从器物的人物服饰、釉色特点等来判断其生产年代。虽然劳费尔的著作并没有描写人物,而是用了次要篇幅描写了一些动物形象,但这些描述在新近的很多发现中得到了验证。劳费尔所描述的各种器皿、谷仓罐、窑炉等,现在在北京很容易就能买到,而且也很容易鉴别仿冒品。汉以后的墓葬器物超出了陶器范畴。

书中提到了魏朝(220—265)有两件古瓷是专门用来进贡给朝廷的。但最早烧造出比陶瓦质量更好器物的窑口是东瓯窑,在现今浙江省内。东瓯窑烧制的器物始于晋朝(265—420)^③,《茶经》中也提到过,其釉为青色。

^① 即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号龙眠居士,北宋著名画家。——译者注

^② Berthold Laufer(1874—1934),曾任美国菲尔德博物馆亚洲人类学部主任,是20世纪前期美国著名的东方学家、汉学家,著有《汉朝的中国陶器》(*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等。——译者注

^③ 原书朝代起始年标注很多有误,如此处晋朝原书起始年标注为(265—419),下文隋朝标注为(589—618)等,翻译时均作更正,下文不再指出。——译者注

景德镇,史称昌南镇,作为制瓷中心,早在17世纪初就引起世人关注。隋时(581—618),一位叫陶玉的陶工,烧制了一种青瓷,瓷与人齐名。据说,青瓷烧制起初就是为了追求玉的质感,白玉瓷亦是白瓷器具早期追求的目标。在这个时期,景德镇窑(或称昌南窑)就因烧制御用瓷而闻名。

到了唐代,我们应该提到安徽省境内的寿州窑,以烧制黄釉瓷为主;越窑,从《茶经》和大量其他文献的大肆赞美中,我们可以得知其生产的青瓷如冰似玉,制瓷技艺明显提高;四川“蜀窑”出产的白瓷,以音色著称;最后就是秘色窑,其生产的秘色瓷是进贡朝廷的一种特制的瓷器精品,因其制作工艺秘而不宣得名,其与越窑瓷相似,但是比越窑瓷更加清亮。秘色瓷为专门供奉吴越王钱氏之物,钱氏在唐朝衰落的时候逐渐掌权封王,定都杭州,从907年到978年,历经五代帝王,后向宋称降。

不过,宋之前瓷艺之精莫过于“柴窑”^①,宋瓷多有效仿。柴窑创建于后周周世宗年间(955—959),位于河南郑州,最初被称为“御窑”,后来由于下诏烧造瓷器的皇帝姓柴,所以后来逐渐被称为柴窑。以前的作家用极其华丽的辞藻来赞美它,称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釉面光滑,色泽柔和,制作精细,造型优美,标识精致,各方面都优于之前的窑口。在这些描述中,我们当然也要适当考虑当时作家的评判标准。如果我们现在有幸发现一件当时的瓷器并对其进行鉴定,那么,我们无疑会感到失望。失望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想到,相比于之前或同时代的瓷器,它一定是当时最精美的。对柴窑毫不吝惜的赞美,激励着宋代的陶工做出最大的努力。周世宗御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所以这雨后天青般的釉色逐渐成为整个河南瓷器的主流。

第三节 宋代名窑

定窑

在直隶南部的定州。大概始于北宋初期。公元1126—1127年,宋朝都城南迁,此地的陶瓷工业逐渐转移到昌南^②。

^① 写了上面的内容后,唐绍仪告诉我,一位福州男士说他有一个保存完好的柴窑瓷瓶。由于无法证实这个说法,我们都认为他在夸大其词,中国鉴赏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即使有可能,但要找到一块足够大、可以用来做表带或皮带扣的柴窑瓷片是十分困难的。唐先生跟我说,这个瓷瓶外形像西瓜,大概10英寸高,深青釉如“蟹壳青”一般,釉层极其厚,有极细纹片。这与我们从文献中看到的柴窑的特点完全不符,虽然唐先生对这件作品很感兴趣,但是他也不完全相信这一说法。——原注

^② 今景德镇。——译者注



汝窑

在开封的汝州。作为定窑的补充而建立。

官窑

在都城开封。于北宋大观时期(1107)建立。北宋南迁时转移至杭州。

龙泉窑

包括古龙泉窑、哥窑、章龙泉窑。

位于浙江省处州府龙泉县琉田村。琉田窑在宋朝初期就开始活跃了,古龙泉窑历史最悠久,其中哥窑最负盛名。

钧窑

位于钧台(又称钧州),今河南禹州。宋朝初期开始兴起。

建窑

位于建州,今福建建宁府建阳县。

一、定窑

我还没有找到可以确定定窑建立日期的原始文献。《陶录》仅告诉我们定窑在“宋朝时期”处于运作状态。但是我们知道,早在唐朝(618—907)直隶南部就是一个制瓷中心,那里生产的瓷器大多是白色的,或者是淡黄色的,这是最接近定窑的。据说,邢台瓷器细腻有光泽,而《茶经》将茶碗比作银或雪,但其品质却不如越窑瓷(在浙江),后者为青色,如冰似玉。现在,邢台是顺德府的所在地,位于定州和磁州之间。我们很可能相信,邢台的窑炉提供了这种类型的瓷器,并且后来进一步发展才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定瓷和精美的磁州白瓷。

根据《唐氏肆考》的说法,定窑在北宋政和至宣和时期(1111—1125)生产出了最精美的瓷器。宋朝迁都到南方后,定窑生产的这种器型传到了昌南。定州因众多旧窑而闻名于世。通过保定府省立大学的拉蒂摩尔先生,我获得了《定州志》的副本,本指望从中可以获得该主题的主要信息,但查找信息中,唯一使我受益的仅为其中的一句话:“定窑曾经很出名,并且其产品受到鉴赏家的热切追捧。”我对该学院的几名定州学生进行了调查。他们都表示听说过这些窑,但是不知道确切所在地。其中一位老师说,定瓷在宋朝和宋朝前期都很出名,据说这种瓷器是在一个叫白土村的地方制作的,位于城市西部。他补充道,现在那里已不生产陶瓷。这个地方应该不难找,而且似乎从未被开发过,因此

可能会挖掘出来很多丰富的东西。即使挖出的是北宋时期定窑的瓷器碎片,也十分具有研究意义和价值。

上等的定窑器胎体精美易碎,为浅灰色,无论是烧制之前还是之后,均未有其他著名的宋代窑器上的紫斑或铁锈。定窑器制作精细,现存的有些定窑器碎片几乎和蛋壳一样薄。敲击时声音洪亮,胎体通常不透明,但也有半透明的。布林克利(Brinkley)称其为“精美的炆器或类瓷器”,狄龙(Dillon)认为其是“原始瓷器或高岭土瓷”,中国专家对此没有提出疑问。他们称其为瓷,然而正如我将在其他地方指出的那样,无论表意文字如何书写,该术语不一定与我们的“瓷器”同义。仅通过对现有样本的分析便可以确定定窑泥料的确切成分,而经鉴定为真品的北方定窑器太过珍贵,不能拿来分析。我们把掌握定窑相关知识的希望都放在了将来对“白土村”的发掘上。

定釉有白色、紫色和黑色,其中白釉这一类型,到目前为止是最重要的。“定州的花瓶就像是雕刻的红色玉器”^①,这句摘自苏东坡的诗句,是关于定窑也生产红釉瓷的权威证据。但是,即便曾经生产过定窑红釉器,收藏家将来遇到的概率也极低,因此定窑红釉器对于我们的意义不大。卜士礼(Bushell)博士翻译的“项目录”^②——《历代名瓷图谱》讲解了12件定瓷,其中五个是紫定。由此看来,在项元汴所处的时代(16世纪),紫色的碎片数量相对较多。但是,它们似乎并没有被仿制过。我没有见到过紫色定窑器物,现今说起定窑,一般想到的就是定窑的白瓷。据项元汴所言,黑色定窑瓷非常罕见,这一说法若专指定窑精品器物,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倾向于认为,最近发现的一些黑瓷样本可以归类为土定器,为南直隶窑生产的器物。

与其他著名的宋窑器相比,白定的釉料很薄,有人说“像薄薄的奶油”,这种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它的外观。在之前的青瓷中,釉很多,经常堆在底部附近。白色器物的釉像奶油,单一彩色器物的釉像黏土。通过对比展览中的宋代白瓷片与元瓷片和龙泉窑瓷片很容易看出上述釉料的差异。在后一种釉料中,釉料厚度占了瓷片厚度相当大的比例。

《陶录》中描述精美定瓷时写道^③:“这种器物俗呼粉定,又称白定。”后来大家却只用白定来形容北方窑炉生产的精美定瓷。定窑器釉色白中略带黄,这也是后来江西仿定器的特点。白定釉并不像永乐时期的土胎陶一样十分洁白,而是十分温润并略带乳白色调,极其柔软,十分精美。

① 即“定州花瓷琢红玉”,出自苏轼的《试院煎茶》。——译者注

② 即明代项元汴所编写的《历代名瓷图谱》。——译者注

③ 《陶录》卷六《镇仿古窑考·定窑》载:“定窑,宋时所烧,出直隶定州。有南定器、北定器。以白色而滋润为正,白骨而加以釉水有如泪痕者佳,俗呼‘粉定’,又称‘白定’。其质粗而微黄者低,俗呼‘土定’。”——译者注



其装饰各种各样,有釉下划花,有模具印花,也有凸花。人们还不太了解另一种称为“绣”^①的装饰风格。也有一些很朴素的瓷器。《格古要论》和《唐氏肆考》均将划花装饰瓷器视为最精美的瓷器,素瓷次之。很显然,即使胎体上有足够的地方进行凸花装饰,凸花这一高超而又复杂的装饰技艺在精美程度上也很难与其他装饰相媲美。《历代名瓷图谱》中有这样的阐述:与磁州瓷器一样,定瓷有时带有褐色装饰。这并非不可能,因为两个地区的窑炉是在同一时期烧制的,在许多方面可以生产出相似的瓷器。但是我无法通过当地权威专家证实这一说法。如果能证实定瓷曾经确实使用过彩色装饰,我认为就是一种“绣”的装饰法。我咨询过中国学者,他们认为“绣”的意思是“彩绘”^②。

这些书告诉我们,定瓷最常用的装饰图案是牡丹、萱草和飞凤(关于这些装饰图案的象征意义,请参见《陶录》的译注)。但是,定瓷并不仅仅涉及这些装饰图案。像大多数著名的宋代瓷器一样,早期的定瓷以旧青铜器为原型,所有此类青铜器的花纹都在定瓷上得到了忠实的复制(有关此示例,请参见《历代名瓷图谱》中展示的华丽的紫色香炉)。各种回纹和旋涡纹装饰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刻花装饰中。我见过两件底部有对鱼纹饰的瓷器,这是文献中提到的龙泉窑的特征。其中一件是在瓷器商人那里看到的,可能是宋代的土定。另一件则是道光年间由江西窑炉烧制的仿品。对鱼纹饰较为古老,龙泉瓷和定瓷使用较广。

有些中国著作在讨论白定时,提到了釉滴,并将其比作泪痕,在鉴赏家看来,有泪痕的瓷器身价倍增。我们很难相信釉滴是真正的装饰,或者是陶艺家有意而为之的装饰。但是,作为早期瓷器的一种缺陷,却成了断代的依据而逐渐受到垂青。布林克利也相信,流釉装饰很可能只在极品定瓷上出现。

由于定窑碗和盘子倒置烧制,所以与大多数宋瓷不同,其底部具有完美的上釉效果,而边口不施釉,用铜或银镶边。据说这是鉴别真假的重要标志之一,因为人们认为景德镇窑不仿制这样的瓷器。但是,应该牢记的是,如果有人想以假乱真的话,仿制釉底铜边的瓷器是有可能的,那么仅从这一工艺特点判断是不是宋朝定瓷是不可靠的。对明代景德镇陶工更加公平一点来说的话,他们的主要目标不是单纯的盲从模仿,而是对之前北方窑炉瓷器制品的不断提升和改善。他们主要在于改善质量,所以也无惧比较,他们也没必要用铜边装饰^③,因为他们有可以代之的方法。

定窑促进了各种瓷器类型的诞生。各种尺寸的盘子、茶托和敞口碗很常见。有许多

① 《陶录》卷六《镇仿古窑考·定窑》载:“……有光素凸花、划花、印花、绣花诸种……”此处“绣”指的是“绣花”。——译者注

② 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熊寥主编,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绣花”指用针刺在坯体上制成花纹。——译者注

③ 唐绍仪曾经告诉我,明代及以后的瓷器并不推崇用铜边装饰。——原注

香炉、三足鼎和花瓶,都在模仿之前的青铜器。此外,《陶说》还列举了各式花瓶以及供学者书房中使用的各种文玩如笔架、笔洗和砚台等,花纹模仿各种自然物体,例如瓜、茄子、骆驼,甚至蟾蜍。所有这些花纹在定瓷中都出现过,特别是在较重的官窑器和哥窑器中更为常见。

1. 定窑器及仿定器种类

土定比白定、粉定的颜色要深一点,更粗糙一些,黄色更多一点。从《陶录》一书中可以看出,这只是在同一窑和同一时间生产的劣质瓷器。从一开始,就应该生产出不同精美程度的瓷器,以适应各种用途并以不同的价格投放市场,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也或许,当更加精美的瓷器供奉给朝廷使用的时候,市场上就有了更加复杂的烧制技艺。《陶说》和其他文献作品都没有提到土定。布林克利在第三章《宋代的器物》中说:“宋朝时期,同一工厂也生产过一种较粗糙的瓷器,叫作土定窑。”但他在第十二章《中国陶器》中又说,土定“模仿了宋朝著名的定瓷”,并且他补充说,广东省的工厂还有更多的例子。在这些描述中,他说它们具有“油漆状、乳脂状的釉料,其厚度和光泽各不相同,其浅黄色常常显透着淡淡的蓝色”。我在商店和私人收藏中看到了许多这样的瓷器,其中一些的釉如凝脂一般厚重,好像是从北方窑炉中直接烧制的一样,另外一些略泛黄,但没有特别的蓝色调。此外,它们很重且耐用,在经过搬移、埋葬和挖掘后还可以完整保存下来。我愿意相信,这些瓷器至少有部分是真品。有趣的一点是,如果它们真是宋窑的遗存,对他们的分析将会对认识定瓷泥料和釉料的性质有很多启发,因为这些重瓷器与其他瓷器相比,在技术和制作方法上的不同或许远大于在原材料使用上的不同。

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宋朝迁都到南方,定瓷的烧制开始集中于昌南,即享誉世界的景德镇,那里的窑炉从17世纪就已经开始运作了。毫无疑问,当时北方窑工的技艺更高,他们带着高超的制瓷技艺和传统来到了景德镇,如果需要保持技艺水平不下降,自然会使用不同的材料。但是,要是随后发现的景德镇独特的瓷器制作材料——高岭土没有用于瓷器烧制的话,制瓷工艺也不可能向前发展。《陶录》告诉我们,昌南陶工用青田石粉做素坯。无论是什么原料,它都生产不出如同出自“白土村”那样细密的泥料。造成釉面颜色从乳白色转变为浅蓝色的原因尚不明确,但从那时起,定瓷的生产一直在昌南地区进行,没有中断。

朝代更迭,但景德镇窑火不断。在元代(1271—1368)蒙古族统治下,他们继续生产瓷器,当地资深的鉴赏家们承认无法将这些瓷器与南宋的瓷器区分开来。然而,《格古要论》告诉我们,元代时期最优质的瓷器印有“枢府”字样,因为它们是为宫廷使用而烧制的。明朝生产硬胎瓷,同时也生产软胎定瓷。据说在万历(1573—1620)年间,制瓷专家郝世九成功地复制了宋定的三足炉,以致原器物主人无法分辨哪个是自己的真品。正如